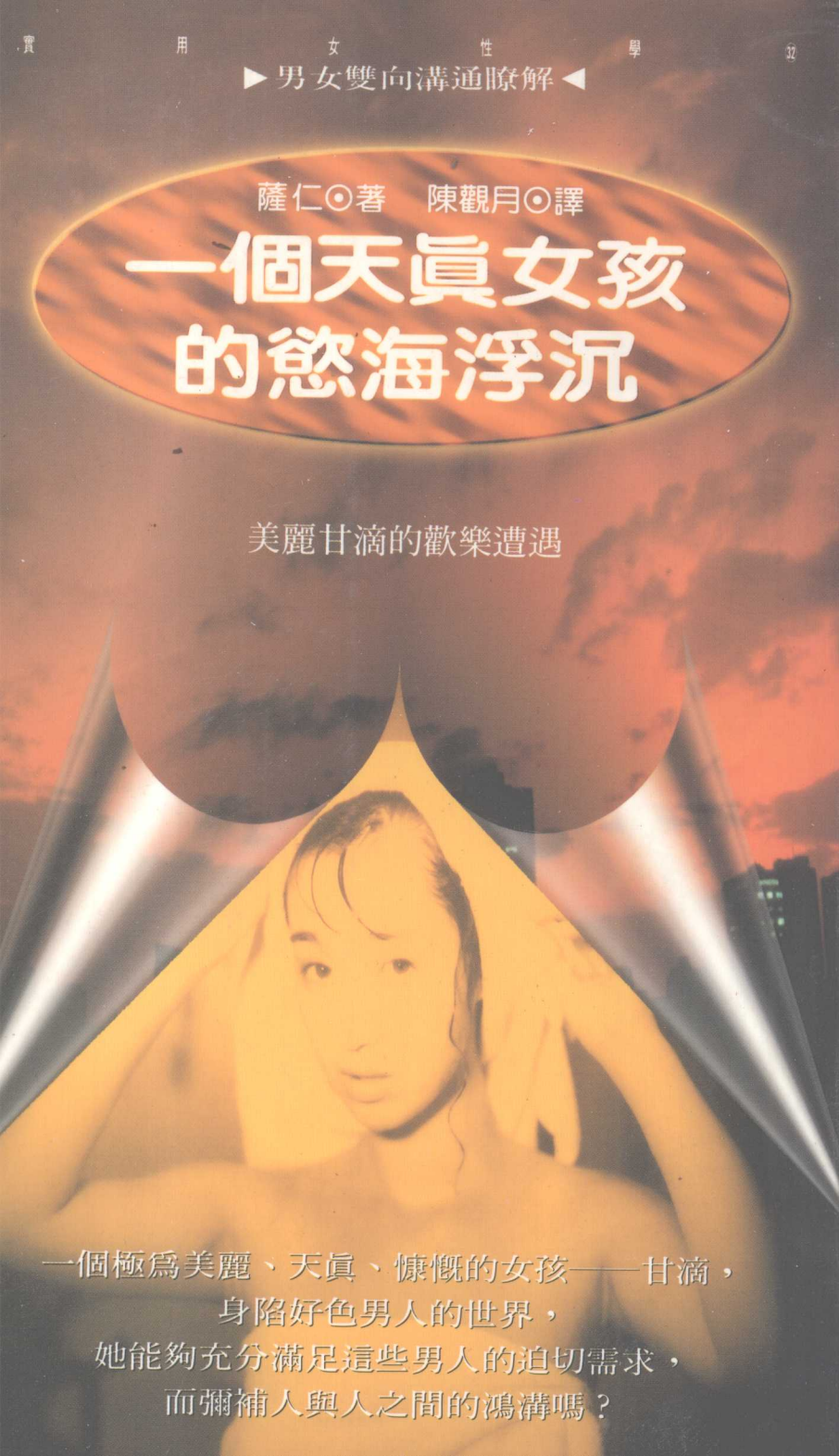


► 男女雙向溝通瞭解 ◀

薩仁◎著 陳觀月◎譯

一個天真女孩的 慾海浮沉

美麗甘滴的歡樂遭遇



一個極為美麗、天真、慷慨的女孩——甘滴，
身陷好色男人的世界，
她能夠充分滿足這些男人的迫切需求，
而彌補人與人之間的鴻溝嗎？

實用女性學③②

一個天真女孩的慾海浮沉

薩仁 著・陳觀月 譯

一個天真女孩的慾海浮沉 / 薩仁著 ; 陳觀月譯
-- 初版. -- [臺北縣]三重市 : 新雨, 民
84
面 ; 公分. -- (實用女性學 ; 32)
譯自 : Candy
ISBN 957-733-148-3 (平裝)

874.57

84002254

一個天真女孩的慾海浮沉

作者 ● 薩仁

譯者 ● 陳觀月

發行人 / 王永福

出版者 / 新雨出版社

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

(02) 9789528 • 9789529 傳真 9789518

郵撥帳號 : 11954996 新雨出版社

出版登記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4063 號

印刷者 / 共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 / 84 年 4 月初版

定價 ● 170 元

[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

版權所有，翻版必究。]

實用女性學③2

一個天真女孩的慾海浮沉

薩仁 著・陳觀月 譯

譯 序

陳觀月

《一個天真女孩的慾海浮沉》原名《甘滴》(Candy)，而甘滴就是書中女主角的名字，這個名字顯然令人想起伏爾泰的「憨第德」(Candide)。我們在這本小說中處處都看到甘滴是一個天真的女孩，以童稚的驚奇心情看待這個世界，並相信「施」比「受」更有福，然而，她的好心並沒有贏得好報；她每次都引來男人對她的「性要求」，同時她又從來不會從經驗中學到教訓，她永遠不會長大。

當然，除了查爾尼(Maurice Charney)在《性小說》這本論著中認為甘滴是「現代文學中思想最正確的花痴」之外，《一個天真女孩的慾海浮沉》顯然也在諷刺現代文明的物慾橫流，甚至也在諷刺「色情」本身，所以論者認為，我們不能以「色情」的眼光看待這本小說。雖然羅蘭·巴特說：「色情小說寫的是不可能的（被禁忌的），因此是詩」，

但是《一個天真女孩的慾海浮沉》這本小說所透露的「詩意」，並非在於它是色情小說，這一點只有靠聰明的讀者親身去體會了。

雖然她譴責自己犯了那種罪，
但她不知道自己其實是多麼貞潔。

——伏爾泰

「我讀過萬卷書，」梅菲斯托教授說，口氣之中透露了一種奇異的斷然意味。他疲憊無力地把雙手壓在講台上，聽講的七十六位大二學生坐在那兒，在自在中表現敬意，用他們的拍紙簿及鋼筆把他的每句話不朽化。現在，跟往常一樣，他們讓這位教授產生信心，讓他以緩慢而巧妙的方式把自己的言詞戲劇化，然後他停下來、聳聳肩、皺皺眉、茫然地注視天花板，一抹無力的渴望微笑徘徊在脣旁，安靜地重複說，「萬卷書……」他沉重地點著堂皇的頭部，繼續說道：「是的，並且在我一生之中，我也行過萬里路。他們說，旅行增廣一個人的見聞——而我……確實相信，旅行是會增廣見聞。」說到這兒，他假裝掉落一些講課的筆記，然後在撿拾筆記時，臀部對著班上的學生，他們都發出賞識的笑聲。梅菲斯托教授的課「當代倫理學」，是學校中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。這位教授除了具有高度的智力和抽象思考能力之外，也是個討人喜歡的人，不只是一位空談理論

的怪人。「是的，我確實相信，旅行是會增廣見聞，」他輕聲地說，板著臉調整著筆記；現在，他的聲音中滲透進一點銳利的成份——因為他在讓學生們笑完之後，現在要他們準備面對接著而來的高度嚴肅；他的原則是：一份愚蠢，兩分高度嚴肅。「我在旅行中見過……各種的美景。我見過『白山』上的彩虹，我見過法蘭德斯僧侶的彩色手抄本，每一頁都要七位僧侶花兩年的時間才能完成！天啊，真是可愛！是的，我在一個夏日早晨的黎明，漫步穿過露珠閃閃的『巴比倫花園』，我見過天堂鳥站立在日暮黃昏中，襯托著泰姬陵的閃亮白色大理石。天啊，多麼動人的美景！」他停下來，碰碰自己的鬢角，好像幾乎受不了了。「是的，我曾經見過……世界的奇景……我曾經見過世界的……美景……迴響著雷聲的血色黎明中的金字塔，還有比薩鐵塔，以及大師們的繪畫……這些我全都見過。我見過各種的……美景。我曾在一個降雪的早晨站在古橋上，聽到銀鐘在冬日敲起，從高塔那兒傳來，響徹古老海德堡的黑暗石塊與神秘水面上方。我見過『大北光』……以及田野中的花朵！」他對著學生們傾身，一隻手觸碰自己的頭髮，好像心不在焉似的；他以一種柔和、簡潔的蔑視口氣說著，使得每個人都知道：他現在是多麼嚴肅，「……並且我見過太陽！那壯麗又壯麗的太陽！美景，我對你們說吧，各種的美景。」

但是……但是……我要告訴你們這一點」：他的嘴脣掀起，呈現一種奇異、幾乎生氣的模樣；他的聲音之中透露一種顫抖的意味，而課堂之中甚至聽不到呼吸的聲音，「我不曾看到任何東西……足以比得上……人類臉孔……的……美！」

鐘聲就在那個瞬間敲響，因為梅菲斯托教授的講課有另一個奇異的特點：總是在鐘響的那一秒鐘達到戲劇性的高潮。

在第五排的中間，甘滴·克利斯呈慢慢閣起筆記簿，把鋼筆放進錢包中。她坐在椅子邊緣，屏息靜氣；然後，她輕輕嘆了一口氣，身體軟叭叭向後靠。她感覺到全身筋疲力盡，然而也覺得很興奮。他可真是一個偉大的男人，她想著，一個真正偉大的男人。我面對著一個真正偉大的男人。

她收拾好東西，跟其他人慢慢地魚貫走出去。在門口的地方，她瞥見梅菲斯托教授走在走廊上，要回到辦公室去；他在胸膛的地方抓著筆記，跟一位學生和靄地談著，手臂搭在男學生的肩上——是一個很年輕的男孩，頭髮蓬亂，臉色悶悶不樂。她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。她不知道她自己要說什麼。她多麼喜歡加入談話中啊！然而，她又能說什麼呢？她決定直接到圖書館，利用下午其餘的時間來看書。然後，她記起自己已經答

應父親要在下課後立刻回家，跟他到艾姐姑媽家。「總之，爸爸可真煩！」她自言自語。

甘滴是在情人節出生的。也許這是她為何長得這麼美的原因——或者，她的父親時常這麼說，至少在別人面前這樣說；然而，當只有她和父親兩人時，父親卻很容易對她表現得有點嚴厲——不是嚴厲到不去管她的需求，也不是以佔有的態度表示關心。但是，他畢竟只是一個心地單純的商人。無論如何，甘滴是有點像情人節禮物——是很昂貴的情人節禮物，裝飾了很多綢邊和花邊，還散發出歐薄荷的香氣。但是，她卻有時愛鬧脾氣；也許是這一點——愛鬧脾氣——而不是她的童貞，成為她的缺點與禍根。

甘滴回家時，她父親克利斯呈先生正坐在安樂椅中等她。「嗨！」他說，看看自己的錶，只稍微放低報紙。「今天有學到什麼東西嗎？」甘滴走過去，敷衍地吻了他一下。她很想知道他有關梅菲斯托以及他所說的人類的臉孔，但是，當然，父親永遠不會了解的，再過億萬年也不會了解的。「是的，我想是有，」她安靜地說。

「有什麼不對勁嗎？」克利斯呈先生問。他不喜歡看到女兒的臉孔透露出沉著——或者也許是沉思——的神色。

「沒有，」她嘆著氣，一面放下自己的書，一面投給他疲倦的微笑，「只是考試快到

了，事情有點亂亂的。」

「嗯，」她的父親說，站起來，從膝蓋上拍去一些菸草，又看看自己的錶。「好了，要去的話，最好就出發了，」他說。「我不想整個下午耗在那兒。我來把車子開出去。」

甘滴走進浴室，迅速梳好頭髮，補了補妝。如果在艾姐姑媽家看起來很漂亮，她父親確實會很高興的。她仍然拿著梳子，站在那兒，凝視鏡中的自己。「而我見過壯麗的太陽，」她輕聲地說，「……但我不曾見過美景足以比得上——」

她的父親在那輛新買的「普利茅斯」上按了兩聲短促而尖銳的喇叭，她微微吃了一驚，放下了梳子，轉熄浴室的燈。「總之，爸爸可真煩！」她自言自語，同時匆匆趕向車子那兒。

二

梅菲斯托教授是一位和平主義者，今天講的課是關於「戰爭」。由於他在講課時沒有問答時間，所以，他時常自己提出難以解決的問題，然後自己加以解答，就像他今天在結語中所做的。

「我去年夏天在緬因州的『靜水』度過，是跟我的一個朋友一起度過的，他名叫塔布·赫欽斯……那是一個美得令人難以相信的地方，我是說『靜水』，你們什麼時候會想去那兒的。嗯，就我們浮誇的標準而言，塔布並不是一個『受過教育』的人……我是說，他沒有穿過學士服，沒有拿過文憑，他說話時不使用多音節的字，但是，我可以告訴你們這一點：塔布·赫欽斯具有我們時代最高雅的心智之一。就行業而言，他是汽車技工，就喜好而言，他是實證論者兼人本主義者，就性向而言，他是古典作品學者。『靜水』附近的農人把破舊的卡車開到老塔布那兒修理，我看到他爬到卡車下面，總是覺得有一點

興奮——他爬到車子下面，一卷柏拉圖從一個口袋中突出來，一卷亞里斯多德從另一個口袋突出來。

「嗯，有一天，塔布和我在談天，他以特有的那種嚴肅的方式對我說：『梅菲，你說你反對戰爭。你說戰爭不會有什麼成就。』」

「我說，『我是這麼說，塔布。』」

「他抽著舊石南菸斗，沉思了一會，然後說道：

『梅菲，你要回答我一個問題嗎？』

『塔布，如果我能回答，我會回答，』我說。

「塔布說，『那麼美國的革命如何呢？你意思是說，這件事沒有任何成就嗎？』」

「我說，『塔布，你知道我們作戰的對象是誰嗎？』」

「當然，我知道，』他說，『是英國人。』」

「嗯，我有一會兒不再說什麼；我想塔布認為他逮著我了，從他用眼睛的餘光瞄我，以及抽舊石南菸斗的樣子，可以看出來。我看著他整個早晨一直在修理的那輛卡車。

『塔布，那輛卡車現在的情況怎麼樣？』我問他。

「梅菲，它現在的情況很好，」他說，「已經稍微扯下差動齒輪，清洗一些鈍齒：現在這輛卡車的情況很好——但我不以為這是我的問題的答案。」

「塔布，我會回答你的問題，」我說，「但是我們先開一下車子。我想，我們應該實際試驗那輛卡車，然後才歸還給它的主人。我來開吧，」我說。

「嗯，於是我們坐進車子，不久我就感覺像是坐在舊巴士中。我們以很快的速度前進，行駛在鄉村道路上，穿越過去，又開回來，沿著公路前進一會。那兒是美麗的鄉村地方，我對塔布說到這一點。」

「他說，『是的，沒錯。』」

「我說，『塔布，你知道我們在哪兒嗎？』」

「他說，『當然，我知道。』」

「我說，『好吧，』我們繼續開了一會，不久，我又問他，『塔布，現在外面的風景怎麼樣？』」

「『跟你先前問我時非常相同，』他說。」

「我說，『你知道我們在哪兒嗎？』」